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六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繆　濂

經濟類編卷六十九

明 馮琦馮瑗 撰

邊塞類二

禦夷

隋恭帝時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受書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突厥饒馬貪利其

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爾當為汝貫之不足為汝費也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突厥入中國生民之大患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突厥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唐高祖時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高祖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

寇方强為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高祖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

突厥進寇高陵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

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
我無愧汝亦含生負性之輩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
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彞請禮遣之
太宗曰我今遣還彼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
門下省太宗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
詣渭水太宗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
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
不返而太宗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太宗麾諸軍

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太宗輕適叩馬固諫太宗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内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彼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知必戰出其不意使之失圖敵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太宗即日還宫又幸城西斬白馬

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太宗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敵自退其策安在太宗曰吾覩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彼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彼

戰所損甚多彼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伺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鴻臚卿鄭元璹使突厥還言於太宗曰北國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太宗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太宗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

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突厥寇邊朝臣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鄣太宗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鄣塞乎

代州都督張公謹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為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匿姦佞一也延陀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糇糧乏絕四

也頡利踈其族類親委諸軍北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太宗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兵部尚書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李世勣為通漢道行軍總管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柴紹為金河道行軍總管薛萬徹為暢武道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突利可汗入朝太宗謂侍臣曰

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犇遣使入貢太宗曰靺鞨遠來葢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太宗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强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

復大入為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廪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陁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亾卒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顔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

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為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

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
使為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寇盜
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
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突厥反覆無定弱則
請服強則叛國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
蕃息倍多必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
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
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氈裘之域此前事之

明鑑也彦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徳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彦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故所統之地置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

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為聖王為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産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

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它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室藩輔内安外寧不亦善乎太宗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太宗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俟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太宗許之羣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太宗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薛延陀真珠可汗聞太宗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境

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諸部兵合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上戒曰薛延陀恃其强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卿等俟其將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真水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

八九世勣還軍定襄

太宗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强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太宗曰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太宗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强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遽為叛逆

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詰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陀寘珠牙帳前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唐烈士而受屈邊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自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太宗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若輩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猶魚趨水耳太宗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太宗為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

何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姪來納幣獻羊馬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太宗曰吾許之矣可食言乎何力對曰願且遷延𫝊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絶之有名矣上從之乃詔幸靈州名真珠可汗會禮真珠欲行其臣曰不可往必不返真珠曰天子聖明遠近朝服今親幸靈州以愛主妻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矣薛延陀

何患無君又多以羊馬爲聘經沙磧道死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絶之褚遂良上疏曰往者夷夏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莫不懷德今一朝忽有改悔之心得少失多臣竊爲國家惜之嫌隙既生必搆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慚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筭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爲惡者在敵不在我失信者在彼不在此耳

薛仁貴破高麗於金山乘勢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

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藏微弱男生兄弟相攻饑饉連年妖異屢降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待軍嚴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能斷然夙夜

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勣等進攻大行城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緑栅破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詣勣降男建猶閉門拒守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中宗時突騎施烏質勒卒子娑葛自立為可汗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僊城經畧使周以悌說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

一老胡耳豈惟不能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今宰相
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
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
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讎
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虔瓘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
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如以悌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
曰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
耳比以國多內難故且屈志請和其心豈能忘十姓四

鎮哉今如忠節之計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地今若有功請分于闐疏勒不知何以抑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預憂其求請無厭終為後患故也阿史那獻父叔兄弟皆嘗立為可汗使招十姓卒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雖復可汗舊業眾心終不能附況獻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

其片甲匹馬徒致侵擾今此行必不能得志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實為非計

突厥默啜寇邉中宗命内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以為郤縠悅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呉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邉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

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中宗善之

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天后遣右武衛胄曹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欽陵

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絶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

之口而亦未與之絶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遥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天后從之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役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内興矣天后深然之

闇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冊默啜為可汗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天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姚璹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璹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

斥并許其昏黙啜由是益强田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争論於天后前歸道以為黙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為之備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明皇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為此書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縁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勲爵此皆姦臣之利非

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玆困敝
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賛普面相約結使之稽
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明皇悅命惟
明與内侍張元方使於吐蕃賛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
所得敕書以示惟明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
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先興兵寇
鈔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為邊將交
搆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為邊將所遏今蒙遠

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倘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

鴻臚卿崔琳使於吐蕃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為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讐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

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明皇曰善遂與之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苦被蠶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至是吐蕃入大震

關陷蘭郭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敵至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為之鄉導既過汾州代宗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率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

官吏六軍逃散子儀聞之遂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脅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子儀叱之獻忠曰今社稷無主令公為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責之以兵送行在賜珙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輿入脇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

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曰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

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高暉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王甫自稱京兆尹聚衆二千餘人暴横長安中子儀至滻水引三十騎徐進召甫斬之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藴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鬬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敵復請戰璘開城門

以待之敵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

僕固懷恩中途遇暴疾卒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邊寇為國大患代宗猶為之隠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奉天始立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敵衆披靡瑊手挾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千餘人京師聞軍過奉天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會大雨旬日敵不能進吐蕃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

蹂禾稼殆盡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逐北至鄜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敵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

之元帥奈何以身為敵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

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樂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樂葛羅曰吾為懷恩所悞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

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絶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于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

回紇合骨咄禄可汗屢求和親德宗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而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為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恥乎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

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耶是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已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葢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耳陛下在陜富于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

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耶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于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為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于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已為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為如

何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回紇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之人及商賈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

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

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

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

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

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强與天竺皆

慕中國代與吐蕃為讎臣固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

歸許以公主妻之

河隴既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

路阻絶皆仰給於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禄人生當乗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隷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武宗時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

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
議者以為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况回
鶻屢建大功今為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
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
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
如擊之德裕曰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
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上問德裕嗢沒斯
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數千里

外戎狄之心乎然嗢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顧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之

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殺之那頡啜收衆東走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出兵拒之李德裕曰田牟殊不知兵回鶻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

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急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塞下羌渾各出兵奮擊而詔田牟招誘降者轉致太原嗢沒斯誠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令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盡欲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副使佐田牟用兵武宗皆從之嗢沒斯帥其衆三千餘人來降

那頡啜南趣雄武軍窺幽州張仲武遣兵迎擊大破之降七千帳那頡啜走烏介殺之烏介衆尚十萬駐於大

同軍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糧食聽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已受其降難虧信義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内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左右誰敢自保

回鶻遣使入貢請發兵赴難昭宗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荅書許之偓上言回鶻貪詐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

物華靡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啟其
貪婪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為國家所破恐其乘危復怨
所賜可汗書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
沮其謀

後梁時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契丹日
益强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妻
述律氏為皇后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
述律后常預其謀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

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智畧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耦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

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絶之延徽復詣契丹契丹主待之益厚以延徽為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梁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

後唐時契丹舍利前刺與惕隱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明年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

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檀亦曰前刺契丹之驍將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者辭歸明宗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

前骨舍利與之俱歸

後晉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為讓晉主為之遜謝重榮執契丹使拽剌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契苾沙

陁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納契丹告牒言為敵所侵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敵又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讎皆非國

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覩契丹士馬精強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既絶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烝民困獘静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啟釁端就使克之彼患愈重萬一不克大

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内憂民有餘力然後覩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威國家屏藩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畧加廵幸以杜奸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宋真宗時王繼忠為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

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於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覊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得志隂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於是詔諭繼忠許其通和繼忠復附奏乞先遣使帝乃遣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語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

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
仁宗時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
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
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為順今南方乃伯父之尊當先致
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來致其象胡宿奉御容如契丹
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
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

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默至吕夷簡奏富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默託疾不拜富弼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

何也特默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默感悅亦不復
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
一事塞之弼具以聞仁宗唯許增歳幣或以宗室女嫁
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
理歐陽修引顔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
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
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遂以
官爵賂之遂往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

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

師獨克然擄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

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國豈可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

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擕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擕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

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吕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

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

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内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毁徹别立界至禧歸神宗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詔劉忱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下

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彦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䘏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説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三也刱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為

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駕馭中外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令農怨於畎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擯斥邊徼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揺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

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敵為憂故深指時事云　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黄平三議不能決敵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敵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為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

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黄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絶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

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鹿人情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

韓琦論西夏請和　臣聞趙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畢詞厚禮從几率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覩朝廷信賞必罰令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獎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

但令極塞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户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為熟户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為朝去暮還之計

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蓄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業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内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闢

西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為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麗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强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為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

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爲

聖朝長久之慮

劉敞治戎論　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荆蠻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荆蠻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在春秋失大本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内小大之屬莫不委性歸

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庫以為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孫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據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

至衆擬至寡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據無敵之形四操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壹吾衆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憧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脩其志意脩其名訓

脩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顯言敗也非不恥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亂惑之臣誰能憚之外域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却之也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之變兵革之患甚衆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

夫有其事而不書則春秋非傳信之書乎非也春秋者大一統者也大一統者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外患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不書敗適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而不言勝其義猶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爾其名猶遠之況其實乎其言猶惡之況其書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其惡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彼力之所能制凡在我之能

禦與不也其禦之具素脩則雖強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脩則無不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戎也外而不内疏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示之怠以動其體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並列覆載其血氣亦同耳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為也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

不可以汚慍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體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媮惰居也彼其還觀我國則若金城之固湯池之限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之而非戰也禦之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戎於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而顧以追之為功乎此其意也

是故春秋雖甚愛魯國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没其敗者重内外也外域之敗中國唯姜戎達于經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帥而與之俱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

蘇洵審敵策　中國内也四裔外也憂在内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内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之患憂在外今者之患憂

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在外之憂爲末也古者匈奴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威則侵小威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匈奴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方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彼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尤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

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尤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强不過冐頓當暴秦刻剥劉項戰奪之後中國瀸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

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茍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

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匈奴使之僻處邊隅各守疆界非必預伏之衅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鋭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

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勿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然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猶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

一旦絶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冐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强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陜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

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北方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

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綰布皆死而吳楚齊趙之强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心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尤且偷𡚁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

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

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强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

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内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

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絶之彼必曰戰而勝不若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

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鬬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斃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

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獘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

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蘇軾策畧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為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為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為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

何也西北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為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西北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為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為久長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敵此其既往之咎

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獘蓋古之為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巳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彼軍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為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荅於是朝廷洶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

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西北之使未絶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西北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静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事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

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竪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囷倒廪以償之然後更為之計則一日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為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為國之患果不在

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

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内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為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為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西北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

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强而行人之職為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為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為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後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

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饋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預為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攻戰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

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為將無不可者

策斷三首　西北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茍天下之

獎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强偪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横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内侵而至於亡者二晋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

今可以不廢唯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于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夏契丹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夏契丹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名内之禍内之民實執存亡之

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供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者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毋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

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强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彌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

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説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横秦則不然横人之欲為横從人之欲為從皆

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也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歷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

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裔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䰅䰅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

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衂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子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鬬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

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鬬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

請得以豫言之夫西夏契丹皆為中國之患而西夏之患小契丹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禦西戎之大畧今夫邾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邾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

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驩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

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

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

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王倫至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

蕭揞為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陜西地與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高宗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為封册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册於是朝論籍籍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為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

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於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陜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

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荅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荅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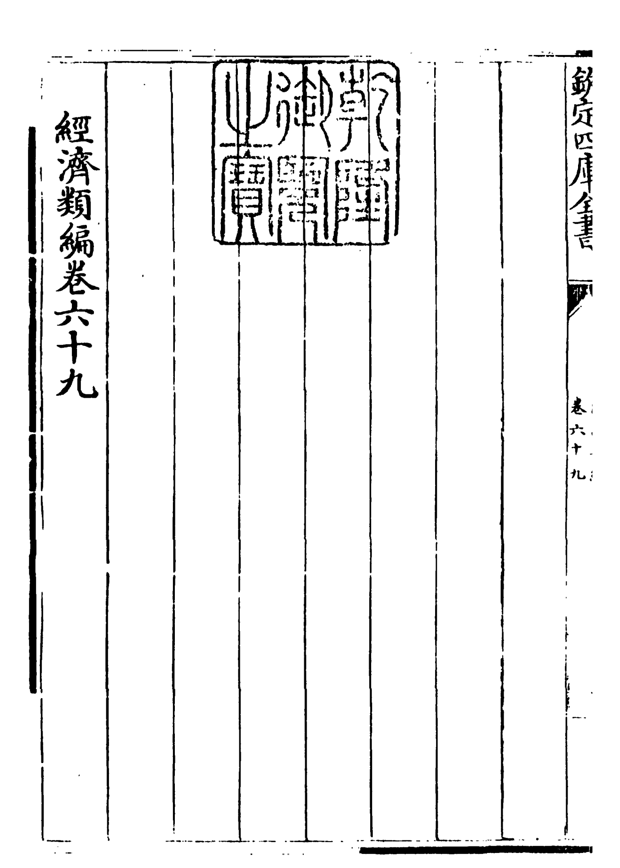
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

孝宗時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内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范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

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
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
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摽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
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
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
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
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
並發於行塗抑闢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

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名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内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人子不忍言之至

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葢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内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虚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經濟類編卷六十九